



# 进行不下去的对话

树洞

主持人:初一

宁远今年47岁,离婚七年了。最近这三年,他几乎年年都向前妻景桐提复婚,可景桐就是不答应。宁远觉得景桐的那些想法太不切实际,而景桐则觉得宁远像不是生活在当下的人。而这样的感觉其实从12年前起就这样了。

12年前,都是大龄男女的宁远和景桐,相亲没多久就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走进了婚姻。要说两人的条件都不算差。宁远是某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,将近1.8米的个头,浓眉大眼,当年算得上是“班草”一枚。毕业后,先在南京工作了五年,后来调到镇江,吃的是公家饭。唯一的不足,是宁远的父母都是农村人,没有退休工资,且宁远坚持以后要把父母接来身边住。而宁远也是因为这个原因,和谈了七年恋爱,到了谈婚论嫁阶段的初恋女友最终分手了。景桐研究生毕业后在某金融机构工作,父母都是老知识分子,一个是教师,一个是机关干部,家里还有几间门面房,经济条件相当优越。仅有的不足是个子比较矮,长相普通。

宁远最初觉得景桐是个很大气的姑娘,“相亲前我跟媒人说了,我每月要固定给父母一笔生活费,以后父母老是要接他们到城里来住,她说只要我们相处得来,这不是问题”。两人准备结婚时,景桐一分钱彩礼没要,买房首付一家一半,共同还贷。此外,他出钱装修,她买家具和电器、日用品,他付结婚酒席钱,她就付结婚照和结婚旅游的钱,既给了他面子又照顾了他的里子。而且景桐非常大气地把结婚当日婆家的

份子全还给了宁远的母亲,说老人家没固定收入,留着以后还人情。宁远说:“从那一刻起,他就决定以后要和她好好过日子。”

景桐一开始也对宁远印象不错。宁远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麻将,平时应酬也不多,虽然不会做家务,但她招呼一声,他也会一起动手。同时,他在吃穿上不讲究,脾气也好,是大家眼中的憨厚人。“我当时就想,虽然他的父母以后要我们养老,但这是应该的,我们经济条件不差,不需要计较这么多。”景桐说,结婚后,只要她给自己家父母买东西,一定会给宁远的父母同样买一份,有时自己父母不缺的,宁远的父母缺了,她也买。有些东西,如果宁远的父母不想要,景桐就会把钱留着,逢年过节时包一个大红包送过去。

可以这么说,结婚最初的半年里,景桐是公婆夸赞的好媳妇,宁远是丈母娘眼里的好女婿。

然而,矛盾就在这夸赞中悄悄出现了。宁远的工资卡一直是交给父母管着的,结婚后,景桐让他把工资上交,宁远总是打哈哈。结婚半年后景桐怀孕了,因为孕期反应重,而景桐的父母当时还没退休,宁远便把自己的父母接来照顾景桐。这一来,宁远有了理由不交工资卡,但景桐觉得,宁远上交工资卡和她每月给公婆一定的生活费是两回事,于是两人有了第一次争执。此后,矛盾越来越多,也大多与宁远的父母有关。景桐每天要洗澡,也要求公婆每天洗澡,公婆觉得景桐嫌弃两人,同时还觉得浪费水和煤气。景桐气温10摄氏度以下或者30摄氏度以上就要开空调,婆婆觉得景桐太娇气,浪费钱。景桐买的衣服超过300元,婆婆就要唠叨。景桐请了个保姆,想让婆婆回家,婆婆不肯走,说要看着保姆做家务,结果半年之内赶走了四个保姆。景桐给孩子买衣服婆婆总要说,并且直接从农村老家要回了一包旧衣服。再后来,景桐想给孩子上早教班,婆婆更是大闹了一场,说景桐不把钱当钱。

为了这些,景桐一次次和宁远争争吵,宁远总是对景桐说,自己的母亲没文化,讲不通道理,让景桐让着她点。离婚的导火索是宁远的妈妈对景桐的工作提出了要求,她觉得女性不需要有事业,让景桐去单位申请个后勤部门偷偷懒养养老,带带孩子做做饭就行了。并且言语中一再表示,景桐工作这么认真以后会不把宁远放在眼睛里,是“不想安分过日子”。而宁远也表示自己想要个居家女性。

景桐多次与宁远沟通无效后提出了离婚。离婚后女儿归景桐抚养。离婚这些年,景桐除了工作就是女儿,升职到中层主管后也没有再找另一半。而宁远虽然相了多次亲,也交往过几位女性,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没了下文。一晃眼,宁远快50岁了,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再结婚生孩子了,而景桐也一直单身着,既然这样不如复婚。但景桐不愿意。宁远觉得很纳闷,他坚定地认为景桐是在“拿乔”,因为景桐一直单着,这证明她在等他。“这几年她给我打电话沟通孩子的事情时,都是和和气气的,逢年过节也主动让孩子过来住几天。去年我妈开刀,她还让孩子带了礼物来看奶奶。况且,她现在40多岁了,有了之前的事业打底,也好轻闲轻闲了。如果说找爱情,我觉得她就是梦还没醒,又不是二十多岁的人了,什么情啊爱的!婚姻不都是这样将就将就过一辈子的?”景桐却觉得宁远依然还是不了解她:“我让孩子与他亲近是不想因为父母离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造成影响,奶奶生病让孩子去看望也是教孩子做人,这并不是我在等他,更不是‘拿乔’。我现在事业风顺水,生活也非常顺心,我如果再结婚,一定是要找个谈得来的人。当初我们是年纪大了为了婚姻而结婚,到了现在,我不想因为要结婚而复婚。如果他和他的家人还是以前那样的话。”

景桐让记者把她话转达给宁远,宁远表示不能理解。

## 四味茶

文/颜茜

年初雪后的一个下午,我们四个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小女子聚在一起,分享着一年的酸甜苦辣,各自打着算盘做着自己的小梦。于是,我组建了“70梦想家”,我们都伸出“V”型剪刀手,为未来生活打拼加油。

奔50岁的女人再说是花,有点矫情。我们愿做茶,泡在岁月的时光里浅斟慢饮。

老四梅出生于1978年,是款“小青柑”。她是我们的“小心肝”和快乐宝贝。快人快语的她其实是位优秀的建筑工程监理、一级建造师。她个子比较高,身材较为丰满,为了减肥更为了自己未来的健康她制定了新年多运动的目标。定下目标,梅就一折不扣地坚持了下来。一年来,我虽不知道她骑了多少次动感单车,也不知她每天在健身房流了多少汗,只知道她共减肥19公斤。最近她又学会了游泳,已能在深水区域一次游24个来回。她的工作也更上一层楼,成为江苏省招标投标评审专家库中的一员,实现了“最美建筑梦”。硬壳陈皮包裹着的普洱“小青柑”终于散发出复合的芳香。

老三是泉,出生于1973年,我称她“铁观音”。她长得清秀悦人,外表虽柔弱,内心却强大而独立,平时一言一行也从容淡定。最让人佩服的是,她在经历病魔袭击后,能坦然面对一切,一边治疗,一边坚持职业女性的梦想,每天搭高铁去南京上班。今年,她的女儿被澳洲一所不错的学校录取。经过岁月的凉青、揉捻、初焙、慢烤,“铁观音”于清淡中带着花香,总给人以甘甜和美好。

老二是燕子,1972年出生,车站信息系统项目管理者,计算机室首席工程师,我谓之“珠兰花茶”。她从不穿高跟鞋,因为每天总要奔赴很多个一线网点,处理许多个“剪不断、理还断”的问题。她是个理工生,却热爱文艺,懂得生活要松弛有度。从不争名夺利,关心身边每一个人,总是替人考虑,助人为乐。偶尔遭遇误会,她也会“呵呵”一笑,泰然处之。在漫长的人生路上,她像珠兰花茶一样清澈明亮,鲜醇幽长。她今年被评为单位唯一的“高级工程师”,实现了科技梦。

老大就是我了,生于1970年,已到了望五隐退之季,因为是名公务员,还有五年的工作时光。看看前三位妹妹的成功事迹,我实在十分汗颜。我的爱好很多,一会儿剪剪纸,一会儿吟吟诗,最终我选择了阅读与写作,先后在省市级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二十几篇“小豆腐块”,加入了市作家协会和文艺家评论协会,继续着自己的“文学梦”。我愿做一款平凡的“白毫银针”。这款白茶价廉物美,虽平淡,但总能及时解人之渴,就如我对自己的期许,外表望去虽已覆霜,但在阳光的照耀下依然银光闪闪。

我们“四味茶”经常在微信群里交流。每一季必聚一次。吃饭不为吃饭,只为相见倾诉。喝酒不为喝酒,只为欢聚忘忧。

是的,我们都人到中年了,但我们依然在成长,依旧可以有梦想。每一次前进时,总以为会有许多障碍,但一旦踏进去,就会发现那不过是生活的假想敌。只要生活还在继续,我们就依然会互相帮衬、互相慰藉、互相赞赏,只为逐梦路上要活得更漂亮!

生活23.4

那些话

有人伤害你,你却原谅。有人背叛你,你却想挽回。有人不爱你,你却讨好。何必为爱委屈自己呢?相信错过的昨天,永远是明天的起跑线。经历会使人变得更加成熟,让人懂得幸福与忧伤,快乐与痛苦的真正含义。一个能把每一个今天过好的人,明天也坏不到哪里去。门是双向的,推门者常将对方碰得鼻青脸肿;拉门者方便了自己和别人。